

艺苑掇英



《晨曦》

吴茂盛

从故乡出发，从世界归来。

似潇水诗意流淌

赵洪琦是当代湖南工笔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艺术才华在十七八岁时就已初露峥嵘，二十出头他的作品就获全国书画大赛金奖、入选全国美展。接二连三的获奖，并没有使他得意忘形，而是让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国画艺术的博大精深，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走得更远。那一年，他从浯溪出发，走上了漫漫北上求学之路。在长沙，他拜人民艺术家陈白一为师；在北京，他成了国画大师潘洁兹的弟子；后来，他又深造于中国国家画院及文化部重彩画高研班；再后来，他的画展在全国各地风生水起……从故乡出发，在外面打了个转身。这个转身，可謂是华丽的转身，一转就是30年。

赵洪琦号苦耕，又名楚樵。用他的话说，宣纸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小时候每天上山砍柴，现在每天在宣纸上画画。过去用刀，现在用笔，其实性质没变，都是樵夫。砍柴也好，画画也罢，都是为了取暖和燃烧。在艺术的田地里，他一边苦耕，一边苦读。叔本华说过，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在精神上是个君主。赵洪琦深知要想做自己的笔墨皇帝，就必须先做书籍的奴隶。于是，历史、哲学、古典诗词、美术史都成了他的最爱。寒来暑往，一盏孤灯，手不释卷，闻墨而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笔下流淌出来的都是故乡永州的景物，顿时又惊又喜，感觉与生俱来一般。那些花鸟和禽畜，在梦里无数次出现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亲切。在北京，他想念家。在长沙，他也想家。他固执地认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脐血相连的永州。

德国诗人席勒说，美的最高理想要在实在与形式的尽量完美的结合与平衡里才可以找到。沈从文以纯美的文字，黄永玉以绝美的画作，找到了同时也构建了“美得令人心痛”的湘西世界。而当代作家叶蔚林的小说《茹母山风情》和《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把湘南瑶族风情描写得惟妙惟肖，因此而成为文学经典。如今，赵洪琦正在沿着叶蔚林的道路，他想用另一种方式——绘画，通过一种源自内心的感知，与湘南低语，和故乡对话。

师古人师众长师法自然。2000年后，赵洪琦的创作成井喷式爆发，《幽幽岁月》《古桐》《甜蜜世界》等一幅幅力作温情脉脉地讲述着花鸟与自然、禽畜与人类、生命与土地的乡土故事；这些打着湘南烙印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给美术界带来了返璞归真的新气象。品他的作品，仿佛在他用带着湘南乡音的话语，讲述土地与生存的童话。

罗曼·罗兰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赵洪琦就是这样以火热的激情拥抱自然，以无尘的爱恋表现他对故乡浓烈的情感。他的笔墨清澈、幽深、多情、绵延不断，像潇水一样诗意地流淌。他用心用情用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构建湘南美学！



粉墨春秋

雷燕梅 刘瀚璐

湖南忆，最忆是韶山。韶，相传为虞舜时的乐舞，有“美好”之意。韶山，因为一代伟人从这里走出，而被世人景仰，成为红色文化的源头之一。2021年，在韶山核心景区游客换乘中心南广场，一个全球最大的“红五星”剧场建成了。闪闪的红星、苍翠的竹林、主席故乡的黄色夯土墙，烘托出“红五星”剧场的庄严，将毛主席魂牵梦绕的故园情思和谐统一呈现，成为韶山的新地标建筑。由张艺谋任总导演的大型室内情景演出剧《最忆韶山冲》就在此上演。该剧自2021年12月25日首演以来，目前已演出70多场，惊艳了无数观众，成为人们来韶山必看的演出。这是一幅诗音光影画卷，这是一场美的盛典，这是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

一抹红色记忆

没有长篇冗杂的篇幅，没有传统叙事的模式，“红”篇巨制《最忆韶山冲》，只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红色记忆，展现毛主席的成长经历和中国革命历程。青山逶迤，稻浪叠翠，韶山冲的钟灵山水滋养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他勤勉劳作，他求学致知，他壮志凌云。湘山有楼，湘水有情，湘人有格。他在这片土地上栉风沐雨，茁壮成长。时局动荡，国家危难，北大的图书馆里，他殚精竭虑，苦苦求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黑夜漫漫，何以黎明？马列主义，指路明灯，共产宣言，前进航标。他已成为一个目光如炬、信仰坚定的青年。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工农联合，浴血奋战；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确立领导，挽救革命；“打出一面党旗，闯出一条新路”，湘赣黔的热土上，他是运筹帷幄、文韬武略的革命领袖。五岭逶迤，乌蒙磅礴，红军战士，钢铁意志，创造奇迹；黄河浪涛，青纱营帐，英雄儿女，纵横决荡，保卫家国。艰难奇伟的革命征程中，他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命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板仓旧居，桂花树下，执着守望，他是痛失妻子的丈夫；长征路上，依依惜别，军民鱼水，情深意浓，他是百姓爱戴的毛委员……10个章节，《序》《乡水情》《求索》《守望》《长征》《遵义霞光》《尾声》……逐一展开。60分钟的演绎里，让人们触到了伟人真实生动的多面，读到了一部艰苦卓绝、为之动容为之景仰的伟大史诗。

一片数字光影

无数光带，绿色的光带，旋转，变幻，组合……形成波浪铺展，形成山峰逶迤，形成沃野千里。这绿莹莹的光，是新芽初萌，是春笋拔节，是韶山冲的三月，是江南的春天，是新中国的无尽希望和憧憬。光影变化，颜色转换，由绿变蓝。形成浩瀚海洋，形成蔚蓝天空，形成茫茫宇宙。这蓝汪汪的光，是井冈山的五月，是延安的早晨，是一路相随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无数光点，橙色的光点，闪烁，跳跃，聚合，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字符，五四运动，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塑成一个个导师的头像，马克思，恩格斯……这亮晶晶的光，是七月的萤火，是璀璨的星辰，是照亮暗夜的熊熊火炬，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无数光点聚拢，汇成澎湃的金色光流，在舞台上空喷薄而下，那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那是永不妥协永不屈服的黄皮肤的民族之魂啊，这样博大，这样壮观！无数光芒，红色的光芒，炫动，闪耀，流淌，在湘赣边热土上，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会场，在世界的东方……这红彤彤的光，是韶峰四月的红杜鹃，是陕北漫野的山丹丹，是烈士们洒下的鲜血，是革命者的丹心，是胜利的曙光，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啊！这是光影的舞蹈，这是声光电的合唱，这是一场科技赋予的视觉饕餮。演出中，有全球最大的“光影矩阵”舞台，2450平方米的全舞台区域，468根灯条组成的光影矩阵，570平方米的LED超大屏幕，370平方米的水舞台，200多平方米的升降舞台，两道纱幕组成的180°镜框式舞台，以光影点阵变化，最大限度延展的舞台表现空间。位移、光影、演员的表演相

结合，虚拟与现实融合，传统舞台空间从视觉上变得无限广阔延伸，使表演背景画面变得无限可能，将表演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艺术。非写实的整体意境与真实的舞台置景发生巧妙碰撞，镜面化效果在舞台之间呈现不一样的广阔天地。在水舞台的加持下，拍打至空中的水花，演员爆发感与力量感给予强烈的感官刺激，都把观众带入充满热血与红色激情的年代。灯光则赋予舞台丰富的视觉层次和内涵。舞台上黑的处理对于空间的塑造也是这次演出的重要手段，30米的建筑台口宽度，利用灯光实现舞台时空表达，留以戏剧情境的遐想，有力刻画每个篇章的情绪。在整体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突出每个篇章的“气”与质。置身其中，只恨没有长一百双眼睛，无法将这数字化艺术传达的视觉奇迹，一一尽收眼底。科技赋能，创写了一首唯美至极的浪漫诗。

一幅浓墨画卷

一个小时的盛大演出，融舞蹈、音乐、雕塑、朗诵等多种表现形式于一体，《最忆韶山冲》如巨幅画卷，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宏大壮美处，直引人热泪纵横。婀娜的姑娘走来，她们的舞姿轻盈优美；健壮的男儿走来，他们的舞姿雄壮有力；演员们用肢体语言，诠释每一个动人场景：秋收起义时的雄壮奔放，长征过程中的艰难跋涉，守望时的执著，十送红军时的深情……浑厚的吟诵响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典的毛主席诗词，仿佛把观众带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大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深情的歌声飘来：《东方红》《浏阳河》《十送红军》《保卫黄河》……一首又一首经典的革命歌曲，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共同的情感基因。《乡水情》中，《浏阳河》的经典主旋律，成为清越、高亢、悠长、亲切的山歌般旋律，引入融进革命圣地的场景之中。《求索》逐渐慷慨激越的《国际歌》，使人联想到革命先烈们在求索中挣扎、迷茫、探寻、思索、顿悟、觉醒、奋起的艰辛历程。《守望》中，小提琴独奏的《映山红》若隐若现，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无限情思，随琴声拨动人心。当尾声部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响起时，全场起立，全场跟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舞台上，舞台下，歌声汇成一片，响彻剧场。这声音，汇成一条深情缅怀的河流，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一卷写意诗篇

诗有物境、情境、意境。《最忆韶山冲》用极致的东方美学诠释红色文化。舞台上的一卷光影，处处可见中国元素，令人惊艳。整部剧，“不着眼于详尽如实、细针密缕地摹写现实，而着重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客观物象的神韵和创作者主观的情致”，用尽了中美美学特征——写意手法。没有时间线索，红色记忆里最闪亮的情节，就是全部的内容；不着重凸显英雄个体，而是用群体的表演塑造形象，用代表性意象，表现神韵；去故事化，而每一缕光影都在倾诉，每一个布景都在说话，每一个动作都有内涵，每一个音符都有意境。画卷层层打开，时间倒流，观众从历史的切片里闪身而入，亲临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诗音绝唱，光影画卷，气韵生动，元气淋漓。舞台布景中，传统艺术形式——国画艺术比比皆是。序幕中，舞台背景就是一幅墨迹浓重的山水画，黑白两色，遒劲雄浑。《乡水情》篇章，舞台布景是青绿山水的颜料国画，千里江山，只此青绿，使人想起北宋王希孟的旷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其间，遒劲、飘逸的毛体书法在光影画面中徐徐闪现，每一根线条都意象万千，每一丝丝光影都婉转流动，每一帧画面都美轮美奂。及至尾声，红色光影，斑驳绚烂，红色国画，流光溢彩。创作团队使用当代画家李可染的国画《万山红遍》作为舞台背景。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毛主席的词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李可染大胆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画面上群峰矗立，顶天立地，红树层峦，大气磅礴。

艺术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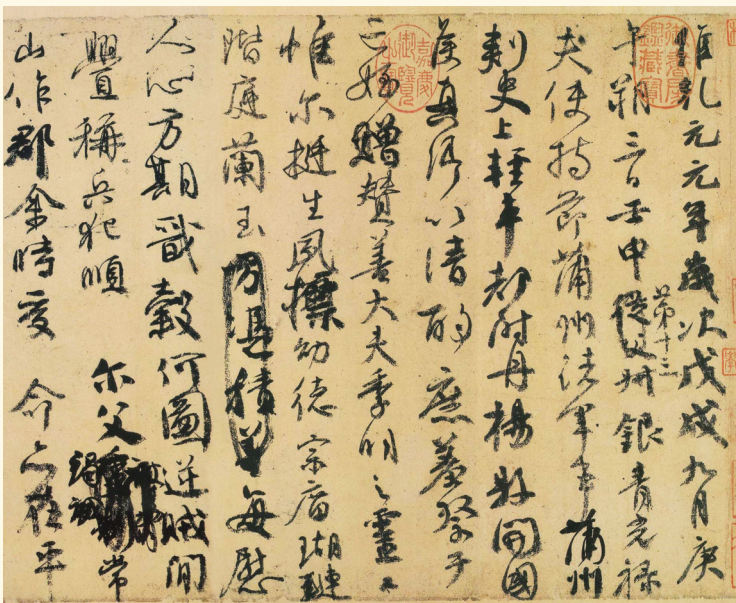
品读书法多样之美

向彬 高雨嘉

书法审美是一个相对抽象且具有专业水准的领域，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确实很难形成正确的书法审美观，容易将个人喜好与书法审美混为一谈，仅站在个人喜好的层面关注书法艺术美感。书法审美功能不是素来就有，它与书法的艺术性相伴相生。在书法形成之初，“人们的审美意识尚未表现出对艺术的自觉追求，而是以其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万事万物所蕴含的形式美规律的抽象认识，作用于汉字字形及其美感的演化，从而造就了各种书体美的形式，并在实用的同时，欣赏到书法的艺术美。”书法的审美应该站在哲学和艺术层面，以美学精神观照书法，对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有全面的审美认知和审美体验。

在悠长的书法发展史上，出现了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亦出现了各类不同风格的书法审美范式和代表性作品。有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为代表的清秀文雅一类，亦有以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为代表的大气磅礴一类，还有以杨凝式《韭花帖》为代表的意境高远一类，更有以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为代表的端庄险峻一类，而奇绝率真、古朴拙趣的《张迁碑》《石门铭》

也是审美风格中不可或缺的。而一部分人仅仅从个人的审美经验出发关注书法艺术，对自己不喜欢的艺术风格缺乏应有的审美认知，或者说不接受与自己喜好类型相异的书法艺术作品，显得过于狭隘。大众在欣赏书法作品时，很容易接受用笔精致、圆润秀逸而富有书卷气的作品，如《兰亭序》《伯远帖》《韭花帖》以及苏轼的《邂逅帖》等作品，而对于类似颜真卿《祭侄文稿》这样的千古名作，却不知作品究竟“美”在何处。一方面，作品中的枯笔和涂抹痕迹“隔阂”了大众审美的视线；另一方面，作品中很多字迹形态有别于人们固有的端庄秀美认知，故而使很多大众对这类情文并茂、“无意于佳乃佳”的上乘书作缺乏应有的审美体验。实际上，《祭侄文稿》动人之处就在于作品背后的情感和“无意于佳”的创作表达。通观全篇，颜氏的叔侄情、家国痛一并迸发，字随情生，情随境变。孙过庭《书谱》中所言“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正是阐明了书法中情感与艺术并存的魅力所在，而作品中墨色的浓淡枯湿，更为作品增加了张力和魅力。因此，欣赏书法作品不宜太过狭隘，应深层次地感受经典作品的艺术性，接受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荧屏看点

乘着民歌的翅膀

张鑫 吴修林

3月11日，大型民歌合唱节目《春天花会开》在湖南卫视首播，这以中国传统民歌为载体、以舞台竞唱的新型节目样式赢得不少关注。犹记得2018年，《声入人心》以独特方式将“美声”搬到舞台，拉近了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让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年青一代感受到歌剧、音乐剧的魅力。而《春天花会开》又让中国传统音乐以崭新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并通过改编融入青年群体喜欢的流行音乐元素，让民歌“潮”起来。民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承载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身份标识。《春天花会开》则创新性地对民歌的加工、改编，全新诠释民族唱法，试图将进一步将这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延伸放大。多元歌曲，多样唱法，以不同方式诠释民歌内涵。《春天花会开》以开放的心态尝试重新定义民歌，多元诠释民歌内涵。节目中，既有《彩云追月》《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经时间积淀的原汁原味的民歌，又有原创的民族

歌曲《长子》《泸沽湖的月亮》，以及以《乐府诗集》为歌词、以现代手法创作的《敕勒歌》等。多种类型的曲目打破了人们以往对民歌的认识，重新诠释民歌的内涵。在唱法上，既有流行唱法，又有民族唱法。如，流行音乐《橄榄树》中融合了蒙古族唱腔和维吾尔族唱腔，还加入蒙古族特有的呼麦，为观众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民族元素融合流行元素，搭建起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春天花会开》试图精准把握年轻人喜好，通过改编融入流行歌曲元素，进而拉近古老民歌与青少年的距离。民歌歌曲改编，既不能将民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民族元素一抔而尽，也不能为了寻求接受度与传播度而牺牲民歌的本土性质，而是要把握民族与流行之间的度，追求一种平衡。《春天花会开》中，《洞庭鱼米乡》《新货郎》通过全新的编曲，用流行唱法演绎出来，既保持流行唱法的大众性，又能将民歌的意蕴诠释出来。不限地域，不限语言，展现各族人民一家亲的美好愿景。民歌，加上颇具地域特色的语言，演唱更显得原汁原味。舞台上，多个民族的竞唱选手用本民族语言将本民族的民歌以最地道的方式演绎出来，展现民族风情，增添民族色彩。彝族姑娘拉丹珠以高亢嘹亮的声音，将《光》唱出了光明、圣洁、神圣的画面感。